

神唐  
作品



江山  
美人谋

【卷三·治于乱】

王旅啍啍，如飞如翰，如江如汉，如山之苞。

终章

神唐  
作品

江山  
美人谋

终章

【卷三·治于乱】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 数据

江山美人谋: 终章 / 袖唐著. — 南昌: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2016.8  
ISBN 978-7-5500-1836-5

I . ①江… II . ①袖… III . ①言情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 ①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 2016 ) 第 161885 号

---

出版者 百花洲文艺出版社  
社 址 江西省南昌市红谷滩世贸路898号博能中心A座20楼 邮编: 330038  
电 话 0791-86895108 ( 发行热线 ) 0791-86894790 ( 编辑热线 )  
网 址 <http://www.bhzw.com>  
E-mail [bhzw0791@163.com](mailto:bhzw0791@163.com)

书 名 江山美人谋: 终章  
作 者 袖 唐  
出 版 人 姚雪雪  
出 品 人 刘运东  
特约监制 肖 恋  
责任编辑 臧利娟 周振明  
特约策划 肖 恋  
特约编辑 李改华  
封面设计 程 然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三河市南阳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680mm × 970mm  
印 张 39  
字 数 700千字  
版 次 2016年8月第1版  
印 次 2016年8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500-1836-5  
定 价 49.80 元

---

赣版权登字: 05-2016-216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承印厂调换

# 目 录

---

第二十一章	一战擒蜀王 两情相悦时	001
第二十二章	双目失光辉 手刃屠机利	031
第二十三章	樗里请神医 佳人初入府	063
第二十四章	世有女豪杰 贵者贵在心	093
第二十五章	智破生死局 师父代断指	122
第二十六章	不离亦不弃 贪欲终致死	153
第二十七章	此生只等你 决心不可变	181
第二十八章	魏道子入秦 一双纯真人	213
第二十九章	列国大纷争 将军上战场	253
第三十章	世不容君子 往事难释怀	277

---



第三十一章	不期遇故人	孤身入敌营	305
第三十二章	悄然生情愫	此番情难酬	333
第三十三章	暗办及笄礼	后宫风云起	363
第三十四章	喜获连弩图	意外遭绑架	392
第三十五章	陷入绝境中	痛失亲骨肉	420
第三十六章	公子荡拜师	谋士无节操	448
第三十七章	君上需清心	公孙衍被俘	479
第三十八章	决战中都城	一笑泯恩仇	509
第三十九章	师徒再相逢	谋划脱身计	543
第四十章	山雨欲来时	与君永决绝	572



第二十一章

一战擒蜀王 两情相悦时



这一场罕见的春雨终于停了，但是巴蜀之地真正的狂风暴雨才刚刚开始。

医令从籍羽恶变的伤口上刮掉腐肉，重新包扎，但是高烧持续不退。宋初一每日处理完事务便守在他榻边。

连续六日不曾好好休息，宋初一原本就瘦削的身子越发如竹节一般，风扬起宽袖大袍，仿佛能乘风而去。

所幸籍羽的情况渐渐有所好转，清醒的时间越来越长，宋初一总算稍微松了口气。

而短短几天，巴蜀已经乱象横生。

蜀王起初决定攻打巴国，多半是因着一时之气，但巴国内乱未稳，蜀国又挥军直下，一口气几乎逼到阆中。

这是巴蜀对峙中从来没有过的胜利，因此蜀国上下欢欣鼓舞，下定决心要一鼓作气灭了巴国，索性暂时放弃了对苴国施压，全力灭巴。

只要灭了巴国，区区一个苴国算个甚！

苴国虽只是蜀国一个小附属国，但是占据土地肥沃、最为富庶的汉中地区，国力也不容小觑。若非迟迟攻不下来，蜀国也不会一直放着它在那里碍眼。苴国终于在蜀国攻打巴国的空隙喘了一口气，但苴侯一直惴惴不安地关注战局，一听说蜀军直逼阆中，心中大骇——倘若巴国被灭，苴国绝对没有任何存活希望！这个三国鼎立的局面绝不可以被打破！

这时巴国丞相派来的使者抵达苴国，请求一起抵御强敌。几番思虑之下，苴侯立刻发兵，在蜀国背后捅了一刀子。

这一举动算是彻底激怒了蜀王。

三国掐得如火如荼，掰扯不清，早已经将开战的原因抛之脑后！

苴国的国力到底比巴蜀弱一些，连续两个月的混战，颓势已经十分明显，但一向与之交好的巴国眼下已经自顾不暇，根本腾不出手来救援。

苴侯不得已只能想着向外求援。而距离它最近的就是秦国，于是五月中旬，苴国派出使者携带十车金银财物急奔秦国求援兵。

巴国兵力此时也已经捉襟见肘，又被大巫之乱所扰，整个国家处在风雨飘摇之中。巴王受苴侯启发，也想到请外援。山东几国暂且不说，远水解不了近渴。就近的话，就只有楚国、魏国和秦国。

楚国这个庞然大物一直对巴国虎视眈眈，早就有吞并之心，数百年来交战从未停止过，前不久还被它狠咬了一口，所以巴王想也未便将楚国排除了。

至于魏国，魏王也是野心勃勃之人，而且魏国从安邑迁都到大梁，路途

遥遥，这一来一回等援兵到了之后说不定蜀君已经破了阆中！

相比之下，秦国一向被山东诸国视为蛮族，而且几十年来被一个魏国打得几乎无还手之力，近十年来才挣扎着有些起色。若是求外援的话，秦国看起来最合适不过了！

巴蜀之地多天险，所以不像中原的城池一样建有高大的城墙防护。外人对这些天险束手无策。但巴国和蜀国气候、地形相差无几，照着这样的速度，不过半个月阆中就要沦陷。容不得巴王多想，立刻护送使者杀出重围，奔向秦国求救。

蜀王一看两国都向秦国求援，心想万一秦国贪图两国的大礼，真的出兵救援……哪怕就出个三万人也会坏事！其实要不是巴国内乱，蜀国根本没有实力以一敌二，就算现在看似占了上风，实际上已经渐渐后力不济。眼见大军就驻扎在距离阆中城外十里，只要再加一把劲就能破巴国都城，蜀王纵使一向胸无大志也抵不过这个诱惑。

蜀王想着秦国刚刚建立通商不久，总算有点邦交之情，于是也令使者带上二十车金银财宝去求援兵，并且承诺等到统一巴蜀之后，每年会向秦国纳贡。

秦国咸阳宫。

嬴驷在偏殿秘密接见了蜀国使者。

“蜀王给出的回报倒是十分丰厚。”嬴驷心里冷笑，纳贡？若是蜀国一统统一巴蜀，不想着进犯秦国就已经算很讲道义了！

蜀国使臣听闻他的话，喜形于色，“秦公的意思是……”

“君上，客卿来了。”门口内侍禀报道。

“请他进来。”嬴驷道。

房门打开，一袭青灰色广袖大袍的张仪走了进来，“见过君上。”

“嗯。”嬴驷将国书往前推了推，“张子如何看？”

内侍连忙将国书捧到张仪面前。

张仪展开国书，仔细看完一遍，拱手道：“秦蜀有通商之谊，既然蜀王有求，理应出兵相助！”说罢，又愤然道，“臣上次出使蜀国，半途竟遭巴国截杀，实是无视我大秦，此仇不报，大秦颜面何存？”

使臣代表的是国家，巴国肆意截杀，自然不是小事。

张仪曾经两次出使蜀国，那蜀臣认得他。听闻张仪指责巴国卑鄙，他不禁暗喜。

“不错。”嬴驷看向蜀国使臣，道，“不知蜀王欲借兵多少？”

蜀国使臣答道：“八万。”



八万已经不少了！蜀王也担心借太多反而会被秦军掣肘，但考虑到秦军不知巴蜀道路，若是没有蜀军指引，再多也只是无头苍蝇，成不了什么气候，所以才大胆开口。

张仪愣了一下，道：“使者应知道，我军刚刚与魏国一场恶战，虽然打了胜仗但着实损了不少元气，八万人实在有些多了。”

蜀国使臣一听，觉得秦国的确没有什么不轨心思，于是道：“外臣虽闭居一隅，却也听说，秦魏最近一场战，秦国屠魏军就有八万，魏国此番元气大伤，近段时间绝不敢再进犯。八万人马对于秦国来说也不算太多吧？”

这件事情震动天下，只要入秦，轻易便能打听到。

如此大规模的屠军有些骇人听闻。不过秦魏宿仇，上上代君主更是死于秦魏战场，秦几乎被魏灭国，如今秦国强大，图谋报复也在情理之中。对于这件事情，列国倒是没有多少人异议。

“善。”嬴驷道，“你回禀蜀王，秦国愿意出兵八万，但请蜀王不要忘记承诺。”

使臣大喜，躬身道：“秦公万岁。”

这厢才打发蜀国，张仪又忙着跑去安苴、巴两国使臣的心。当着两位使臣的面，他愤然指责当初蜀王对秦公十分无礼，不将秦国尊严放在眼里，这次厚颜过来求援，秦国是绝不会答应的。如今表面上答应蜀国，也是为大局着想，万一秦国不答应，蜀国情急之下强攻两国，岂不弄巧成拙？

待分别送走三国使臣，秦国便派出使臣拉着他们送过来的大批财物去韩国谈邦交去了。

关键时刻，秦国必须将周边关系处理好。魏国虽然一战惨败，但倘若韩国对秦发兵，焉知魏国不会过来凑一脚？列国打仗动辄就是十几二十万大军，八万人马不算多，但秦国意在灭蜀，用的不仅全都是精兵良将，暗中还有另外五万人马悄悄抵达南郑，加起来着实分了很大一部分兵力。

巴蜀生桀纣之乱之事天下皆知。

五月底，秦国便举起“平乱”大旗，将八万大军开往巴蜀。

韩国见秦国出的是仁义之兵，倘若在背后捅刀子是为不义，万一魏、齐、赵抓住把柄，趁机出兵讨伐韩国该如何是好？又见秦国送来一批豪财，当下便放话，一定全力支持秦国平巴蜀之乱。

在这大争之世，邦交就是如此奇特，列国一方面如虎狼凶猛，一方面又步步小心谨慎。

南郑郊外。

艳阳高照，已经有了夏季的感觉。一个瘦削的青年叼着一根狗尾草躺在坡上晒太阳。坡下守军训练场地中整齐洪亮的声音传来。

他旁边盘膝坐着一名身材魁梧的男人，正垂眸看着守军训练。

“羽，入秦军吧。”青年忽然睁开眼看向魁梧男人，刺眼的阳光令他又眯起眼睛。

籍羽回头看了她一眼，不答反问：“先生未曾有过及笄之礼吧？”

宋初一不以为意地道：“我这辈子也没打算正经跟男人过日子，及笄礼可有可无。”

“我以为所有女子都期待良人。”籍羽很好奇，什么样的人能教出这样奇特的女子？

宋初一嗤笑一声，把嘴里的狗尾草换了一边叼，“这个年月，处处战火燎烧、鲜血浇灌，不合适做梦。”

“如果天下太平，你可愿与那人在一起过安生日子？”籍羽的目光落在校场中一袭玄色铠甲的赵倚楼身上。

“诶？”宋初一坐起身来，顺着籍羽的目光看去，“你这人一贯这么无趣！”

“你呢？”宋初一转了话题，“打算找个婆娘过日子？”

“是，但她已经去世很多年了。”籍羽想起亡妻，神色黯然。

他很少把情绪写在脸上，并非因为不善表达，而是这世上没有什么人和事能真正撼动他的心。但是这次濒死，宋初一和季涣衣不解带地照顾，让他将心扉稍稍敞开了一些。想到宋初一也不过是个年纪轻轻的女子，亦有些心疼她。

宋初一知道他妻子已经故去多年，一时不知如何安慰，正巧看见山下有个士卒匆匆向这边跑过来，便起身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叼着狗尾草缓步下山，“那就打仗吧！夏将军垂涎你很久了。”

好好的话到她嘴里就变味！籍羽看着她瘦长的背影，却是莞尔。十日后，从咸阳出发的八万大军已经抵达南郑，与秘密驻扎的五万人马会合。

司马错为主将，张仪、宋初一为军师，统领十五万大军一并入蜀。

进入蜀国的道路百年前便存在，北起陇西勉城，经阳平关到白水关，再到广元昭化，然后南下剑门关到达成都平原。后来秦蜀往来不甚密切，平时只有为数不多的商贾行走，因此到葭萌关一段便只有细窄的栈道。若想通过此处，商人只能用马驮货物，而不能用马车。所以宋初一才会设谋让蜀国重修这段道路。

因蜀王拓宽道路主要是为了运输会屎金的神牛，所以往来的商贾便称它

为金牛道。

六月的巴蜀已经有些湿热，整个蜀中都是一片苍茫的绿色，风一吹过，掀起层层树浪，崇山峻岭，莽莽山林之中一条依附山体蜿蜒的道路若隐若现。

带头的黑甲军已经走到半山腰，那边还有人在另外一座山。这些羊肠小径对于跑惯了一马平川的骑兵来说，实在艰险，所有人无不打起十二万份精神，小心翼翼驱马前行。

“莫要往下看。”宋初一出言阻止身边的士卒往下瞟的目光，缓缓道，“又不要你侦察敌情，张望什么？”

那士卒方才只看了一眼便两腿发软，心知宋初一是为了他好，连忙应了一声。

张仪仰天叹道：“我的老娘啊！举目望去便是一片让人眼晕的绿，愁煞人也！”

张仪出使过两次蜀国，但是每一次看见绿油油的树就觉得头疼。

“军师，前方还有两座山便到苴国了。”一名士卒从前面返回。

张仪精神一振，道：“大善！”

“楚国那边还没有消息吗？”宋初一握紧马缰，转头问张仪道。

“我早上在前头便得到消息了，楚国已经蠢蠢欲动，也打着平乱的旗号准备进巴蜀捞一把。”张仪笑道，“放心吧，如此大好时机，楚国不会放过。”

张仪先前是同司马错行在前面，因为快到苴国，为了保护军师安全，才让他到队伍后面与宋初一同行。

说到楚国，宋初一忽然想到一件事情，“之前发现的那名假君令使，可曾查出幕后主使？”

“离开咸阳之前尚未有明确结果，不过……哼，据我猜测，多半是楚国昭睢所为。”提到这个人，张仪便咬牙切齿。

宋初一前世也曾特别了解过此人，不禁挑眉道：“昭睢呀，这个人有识人之明。”

“识人之明？哼！”张仪愤然道，“他就是个老瞎子，那双眼睛纯是摆设！张仪纵使是个贼，也是个偷尽天下的贼，谁稀罕他一块破玉！”

昭睢当初冤枉张仪偷美玉，险些没把他整死。也就是那次，张仪从楚国逃出来之后又被人贩绑了，途中偶遇宋初一。

“是吗？我瞧他那双眼睛雪亮着呢，否则岂会一个个忠臣都逃不过他的手掌心？”宋初一一脸认真地评价道，“此人是忠臣杀手，兄遭此人迫害，必然是忠臣无疑！”

张仪本是心情不豫，听宋初一这么说却笑了出来，“你这说法倒是新鲜。”

昭睢是楚国丞相，从客观评价上来说，也不是没有丝毫可取之处，可偏就天生跟忠臣不对付。前前后后给他祸害的人可不在少数，而且全都是鼎鼎大名的人物，譬如春申君、屈原、张仪等等。宋初一想想，目前屈原活得好好的，还没跳江。

昭睢数十年如一日，把祸害忠臣这份事业越做越大，不错杀一个佞臣，不放过一个忠臣，的确可谓有识人之能！

“倘若我不是深受其害，倒也乐见他做忠臣杀手。”张仪苦笑道。

宋初一笑了笑，道：“此人纵然可恶，毕竟是一国丞相，轻重总分得清。他们得知秦国君令使的秘密，岂会用来耍一个如此低劣的手段？”

“怀瑾是旁观者清啊！的确不是他。”张仪说着，沉吟道，“此人要么是故意露出破绽，向秦国示警，要么就是初出茅庐，手段不精……罢了，不扯那些远的，还是做好应战准备吧！”

宋初一点头。有些事情，没有根据不可能想到结果，还不如不想。

张仪举目，看见原本漫无边际的苍绿变得稀疏，远处雾气迷蒙中隐隐看见了依山而夯的土墙，高大巍峨，犹如一扇巨大的门。看着虽近，但山路盘旋，少说也得一日工夫才能到达。

侧耳倾听，远处隐隐约有战鼓声。

巴、蜀、苴的战争还在继续。蜀王宫内，蜀王早已经急得团团转。大殿中被挖开的一个鱼池里面已经种上了芙蕖，碧叶亭亭，拥拥挤挤地从池子里争相往外生长，荷花或开或半开，形态各异。

如此美景，周围数百个大臣却无一人有心思欣赏。

“报——”

一声传来，蜀王大喜过望，“传进来。”

侍者高声转达。少顷，外面便跑进来一名密探，“回禀王上，秦军将至葭萌关，但是据探子回报，大约有十余万之众！”

“什么？”蜀王失声。

满殿哗然。一名大臣立刻站出来，“当初借兵八万尚且犹豫，现在却偷偷派了十万，王上，秦国这是居心叵测啊！”

“这么说来，秦国是打算帮苴国了？”蜀王不可置信地道。他想象不出，秦国有什么理由帮巴国而不帮蜀国？

“看来恐怕秦国与巴、苴两国早有密谋！王上，请下令迎战吧！”丞相道。

一时无人想到秦国存了吞掉整个川地的心思，毕竟以十来万人，想灭三个国家纯属痴人说梦。

“何人能统军御敌？”蜀王问道。

那可是十几万大军啊！此话一出，大殿上一片静谧。

放眼一看，整个殿上的武将竟没有一个能够统帅大军，唯一一个屠杵部族出身的大将军现在还在巴国的战场上，一时半刻回不来。

蜀王顿时火气上来，拍案怒道：“寡人披挂亲征！”

蜀王本人也是一名不可多得的骁勇悍将，就是不知道声色犬马这么多年，本事还剩多少。

丞相本想劝阻，可是转眼一看的确没有可用之人。毕竟秦国十几万大军不是开玩笑，以目下的情形，若是秦军轻易进来，蜀国很快便要灭国了！到时候蜀王一样是亡国之君。若能把秦军挡在葭萌关外，说不定还有些希望。

丞相想着，把阻止的话咽了下去，转面道：“王上，当务之急先令人带一支轻骑去拆了葭萌关栈道！”拆毁葭萌关栈道刻不容缓。

当晚一支一千人的飞骑从蜀国王城出发，披星戴月地赶往葭萌关。

一个月前，苴国被蜀国打得无力还手，如今还有两万蜀军驻扎在汉中。

秦国并没有明确地告诉苴国会发兵多少。十三万大军着实太多，让苴侯有些没底，但转念又想，就算秦国有歹意又如何？反正被秦国灭也是灭，被蜀国灭也是灭，苴侯抱着破罐子破摔的心理，觉得就算亡国也不能让蜀王痛快！

葭萌关在苴国而不在蜀国，结果蜀王派出的那一千骑兵刚到苴国境内便遇到了强力的阻拦。

驻扎的两万蜀军得到王命，立即与苴国展开一场恶战。

巴国方面也得到了秦军的消息，然而南边楚国竟打着平桀纣之乱的旗号趁机开始对巴国发难。一时之间，巴国要应对蜀国、楚国，纵使心里再明白秦军意图，也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

蜀王随后领军五万从王城出发，丞相立即用兵符将在巴国的兵力召回三万，加上驻扎在苴国的两万，总共也有十万了。蜀国君臣认为，秦军不了解巴蜀复杂的地形，打起仗来必然没有他们得心应手，以十万对十三万，即便不稳胜，也绝对能将秦军挡在葭萌关外。

葭萌关地势险要，只要死守，秦军粮草难以运进来，坚持不了一个月。

可惜蜀王算漏了两点，一是苴国人没有死绝，巴蜀民风剽悍，就算是老弱妇孺拿起兵刃也能守一阵子！二是，那葭萌关的栈道不仅没有偷工减料，还生怕不结实，特地加固好几层。所以当一千骑兵在两万蜀军拼死开道之下堪堪到达葭萌关时，才发现根本拆不动。

那些蜀军不是工匠，对栈道结构不了解，只能拿着大斧胡乱劈砍，才半

个时辰，刚欣喜地发现有些松动，便与秦国大军狭路相逢了。

一千对十三万，结果可想而知。别说十三万人，便是三万人光是踩都能把一千人踩死。

秦军也是在战火中滚出来的，而且走在前头的士卒都是半个月前就已经驻扎在南郑的人，而非从咸阳出发。他们没有长途跋涉，精力充沛，丝毫不比凶悍的蜀兵弱。

就在蜀王带领大军赶到时，秦军已经轻而易举地占领了葭萌关。

苴侯听见这个消息，立刻放弃了抵抗，下令让百姓闭户不出，残余的军队全部守卫宫殿，给这两头蓄势待发的猛虎腾出宽敞的地方厮杀。

然而苴国先前的抵死顽抗，竟将驻扎的两万人损耗了一半，从巴国调遣的军队还有半日才能到达，对方是十三万大军，又占领葭萌关高地，蜀王不敢贸然发动攻击。

秦国方面，其实并不是无懈可击。金牛道险而窄，十三万人沿着小道而行，不可能一下子全部到齐，实际上占领葭萌关的军队仅仅只有五万人，剩下的还在陆陆续续到来。

当占领葭萌关的消息传回南郑，那附近原本的守军集齐七万，紧接着向巴蜀赶来。

双方都还在互相观望。

天色渐晚，秦军营寨灯火连绵，不时传来战马嘶鸣。全军枕戈待旦。

大军刚刚扎营，幕府中十分简陋空旷，连坐榻都没有，一名统帅将军、两名军师、五名将军、五名都尉、十名师帅齐聚，帐内除了人之外，唯一的東西便是放在屋内正中央的一幅扩大的巴蜀地图。

二十余征战沙场之人全副武装，肃然而立，帐内气氛一片肃杀。

宋初一和张仪也换掉了略显碍事的大袍，穿上盔甲。白刃与金戈似乎亦被这样的气氛感染，不似平素那般姿态散漫，静静地在两人身后。

司马错肃然道：“蜀王亲自披挂上阵，是灭蜀大好时机，我军务必一战歼灭蜀军。在全军未到位之前，守定葭萌关。张燎听令，布置一万锐士防守关口，不容闪失！”

“张燎遵命！”

“夏铨听令，率一万铁骑隐蔽在云山峡谷，蜀军一旦过谷，立即陈兵堵截！”

“夏铨遵命！”

“步军三将听令，协助张燎固守葭萌关，等待全军到达！”

“步军遵令！”

诸位将军携副官陆续出帐，各自执行命令去了。

“宋子，此处除了云山峡谷，没有别处道路可行了吧？”司马错还是有些忧心，这边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山峦起伏，所有的道路都被郁郁葱葱的树木遮掩，就连这葭萌关的关口也是半埋在树丛里，难保不会有什么他们不知道的隐秘要道。

宋初一颌首，“我曾亲自走遍附近几座大山，并且乔装向当地猎户打探过，附近除了云山峡谷之外，最近的道路也要花九天时间才能绕过葭萌关。要不，这里怎么会成为咽喉要塞呢？”

张仪道：“重要的是，一定要全数拖住蜀军，最好能让他们将驻扎在巴国的军队全部调到葭萌关，一举全数歼灭，尤其必须杀了蜀王，否则一旦让蜀军逃脱隐蔽山林，才是真正后患无穷。”

“不错。”宋初一道，“先派斥候查探蜀军情况，密切注意蜀国斥候，诱其调回军队不难。”

秦国先行十三万人马，随后还有七万人马，共二十万之众。只要蜀国斥候查探出秦国大军的真正人数，蜀王不可能率领八九万人送死。

宋初一提醒道：“蜀王早年战绩斐然，不知现是否威风依旧，但必须得小心屠杙将军。”

张仪看过宋初一所著的《蜀国风物》，其中第二篇的篇首便着重讲到了这个猛将辈出的神秘屠杙部族，心知她十分忌惮。虽说子不语怪力乱神，但世上有许多东西解释不清，张仪也并不小觑。

司马错也看过，不禁问道：“这一代的屠杙将军如何？”

“我曾仔细打听，也借机接触过两次，不过他刚刚出部族不久，从不与人交际，能打探到的消息寥寥。”宋初一见白刃蹭过来，伸手揉乱它脑袋上的毛，“但是与巴国一战，屠杙利率领十万人马，仅仅半个月便直逼阆中，其实力不容小觑。”

纵然巴国生出内乱，但大巫地位其实更多依靠民众，手中握有的兵权并不多，巴国的内乱并非兵变。屠杙利能以十万人马如此迅速地击溃巴军，靠的不仅仅是时机和运气。

司马错心中凛然。

“不如用计。”张仪淡淡道。

宋初一微微抿唇，不予反对，也并没有支持。

张仪也并没有再提，因为不了解屠杙利其人，也不了解蜀王与屠杙利的关系，贸然用计说不定会弄巧成拙。

沉默片刻，宋初一道：“还是将计用在行军上吧。我认为，这一次得打

实仗。”

“这是为何？”司马错不解道。他是一名武将，但并不粗莽，他认为依靠巧计减少战争牺牲最好。

张仪解释道：“我们要的是吞下巴蜀，使之成为大秦粮仓，所以光灭国远远不够，蜀军也不能留。另外楚国那边见我们打得卖力，也绝不会放弃对巴国的进攻，又不会马上倾力攻击。我们引诱蜀国撤掉对巴国施压，巴国就能够全力抗楚。楚国那边不像咱们这样占尽地利，他们仓促攻打巴国，与以往没太多不同。待到巴楚两败俱伤，我军便可以长驱直入，吞下巴国省力多了。”

宋初一接着道：“并且，我观历代蜀王无条件信任屠机将军，皆视为心腹，想必这一代亦然，如此种种，为了以后长远之利，怕是得辛苦将军实实在在地血战一场了！”

宋初一与张仪相视一眼，颇有一种士遇知己之感。

司马错点头，笑道：“两位深谋远虑，某所不及。”

“将军过谦了。”张仪和宋初一异口同声。

“将军，关内有蜀国使者求见。”帐外士卒通报。

司马错沉吟片刻，道：“不见，告诉蜀国使者，秦军应巴国、苴国所求，前来平乱。”

“诺！”

蜀国此时派使臣前来，无非是想弄清楚秦国的意图。秦国表明立场，是给巴国一个定心丸，使其无后顾之忧地全力抗楚。毕竟秦国攻占巴蜀是要占据高地，图谋楚国，绝不能和楚国平分巴蜀！

张仪与宋初一退出幕府，各自回帐。两人对司马错的能力很放心，虽然这是他头一次统帅二十万大军，但之前几十场征战，未尝败绩。让两人如此信任司马错的原因还远非如此，他第一次崭露头角时，还是个千夫长，在秦魏战场上，献计并自请率领三千骑兵奇袭函谷关，一举收复失地。

此人厚重稳健，做统帅绝不逊于公孙衍！

六月炎热，葭萌关内早先蜀国与苴国的战场尸体累累，不到一天便开始散发出腐臭气息。秦军无奈之下，只能开始清理战场，掩埋尸体。

夜幕中只有行动发出的声音，明明不算安静，却压抑得令人喘不过气来。

宋初一睡不着，便登上关口，眺望远处蜀军情形。

她此时身边只有白刃相伴了。夏铨头一回看见籍羽时便心心念念要将他收在麾下，跟宋初一提了几回。



宋初一与籍羽在一次聊天之后，便撵他去了夏铨那里。夏铨给的职位还是师帅，不过秦国兵多，师帅统管的人数要比在卫国多许多。

将在外有任命职位的权力，但这些职位都只是临时的，必须有爵位才能坐稳当。一般情况下只要在战场立功，爵位就跑不了。

而季涣一心要上战场，也入秦军做了个百夫长。相对在卫国是降职了，但他这个人的优点就是没有什么名利心，不管职位高低，只要能上战场就乐得合不拢嘴。

习惯陇西干燥气候的秦国人，一入这湿热的山林便觉浑身粘腻腻的难受，但经过行军途中的适应再加上事先准备的除湿药包，并没有人因气候不合而病倒。

宋初一从关口下来，看见张仪正站在阶梯下面，笑道：“你也没睡？”

张仪不答反问：“看了这么久，可曾看出什么？”

“我不过上去透透气。”宋初一笑着，看见白刃的耳朵忽然抖了抖，浑身紧绷戒备，她立刻定住脚步，俯身在地上倾听。

片刻，唇角不由弯了起来，“蜀国援兵来了。”说罢起身，与张仪一刻也不迟疑地往幕府去。

蜀王也是曾经征战沙场的悍将，对于领兵并不陌生。他选择了一个距离葭萌关极近的地方，依地形在云山后方扎营。从那个地方穿越云山峡谷只需要短短两个时辰，正面攻击的距离就更近了，尽管如此，因为有云山作为屏障，秦军斥候很难观察蜀军营内的真实情况。

不得不说，蜀王极擅于利用地形。但他匆忙之下忽略了，大批人马行动的时候地面细微的震动也会出卖蜀军动向。

“司马将军，布置得如何？”宋初一问道。

司马错正在看地图，听见宋初一的声音，抬头道：“我军已经到达七万余人，基本布置完毕，只等余下人马到齐便可以发动全面攻击。”

“恐怕等不到我们主动攻击了。”宋初一道，“蜀国援军已至。”

司马错微一蹙眉，“依照两位先生的意思，我们是守定葭萌关，还是……”

“葭萌关不得有失，但蜀军也要杀。”宋初一走到地图前，伸手划过云山峡谷以北的一块地方，“葭萌关附近除了云山峡谷之外，就只有那一条小径能够避开与我军正面交锋，但是急行军也需花费九日光景。那边是水路，水深且暗涌湍急，大军全数通过恐怕得花去十来天，两位以为蜀王会选择从那里绕过，背后突袭我们吗？”

张仪与司马错摇头，从那边过来，势必就要弃了“主营”，到时无疑会面临断粮草、断军备的情形，更可怕的是，国家都城一旦被占，军心必然生